

傷寒論條辨

序

十武

233

1





門武  
冊 233  
卷 1

方有執先生著

# 傷寒論條辨

平安書林梓行

傷寒論條辨前序

醫之為道肇始於本艸經闡明於素難至傷寒論而大備焉本艸經者神農氏之書也素難者軒岐越人之書也傷寒論仲景氏之遺書也然本艸之於神農氏世傳其說而不經見嘉祐本艸序謂神農嘗百艸而醫方興上世未有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艸兩漢名醫仲景華佗諸賢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艸繇是始見於經誠如是仲





景既已首事其間而乃有是論之作則其先後素  
難而股肱之其功豈不遠賢於神皇軒岐與越人  
而獨盛哉於是醫門尊之以爲聖猶儒門之聖孔  
子而宗師焉然則斯道之大其所以繼往聖而開  
來學者顧不大有賴於斯文邪夫道不出自聖人  
不足以言大何謂大道道莫大於堯舜孔子之贊  
堯則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孔子集羣聖  
之大成子貢之贊孔子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

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然則聖人道之所以大無有  
不出自天者噫本州之作於神農氏繼天而立極  
者也素難之作於軒岐越人啟天人之祕也是論  
也本之風暑濕寒發之於三陽三陰風暑濕寒者  
天之四氣也三陽三陰者人之所得乎天周於身  
之六經也四氣有時或不齊六經因之而爲病是  
故病統乎經中傷合併脉證傳變標本虛實表裏  
寒熱汗吐下溫止反逆從條之以法而法三百九



十七繫之以方而方一百一十三者天人事物錯綜之自然而然者也其以風爲首論者卽素問曰風爲百病之長之意也其推而至於壞病不以病名名病而以壞名者壞則不能盡其變而舉以名之故槩之以壞曰壞者卽素問曰萬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意也自其析而言之誠萬殊也然旣壞矣而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其所以妙於一本者豈小道者所可得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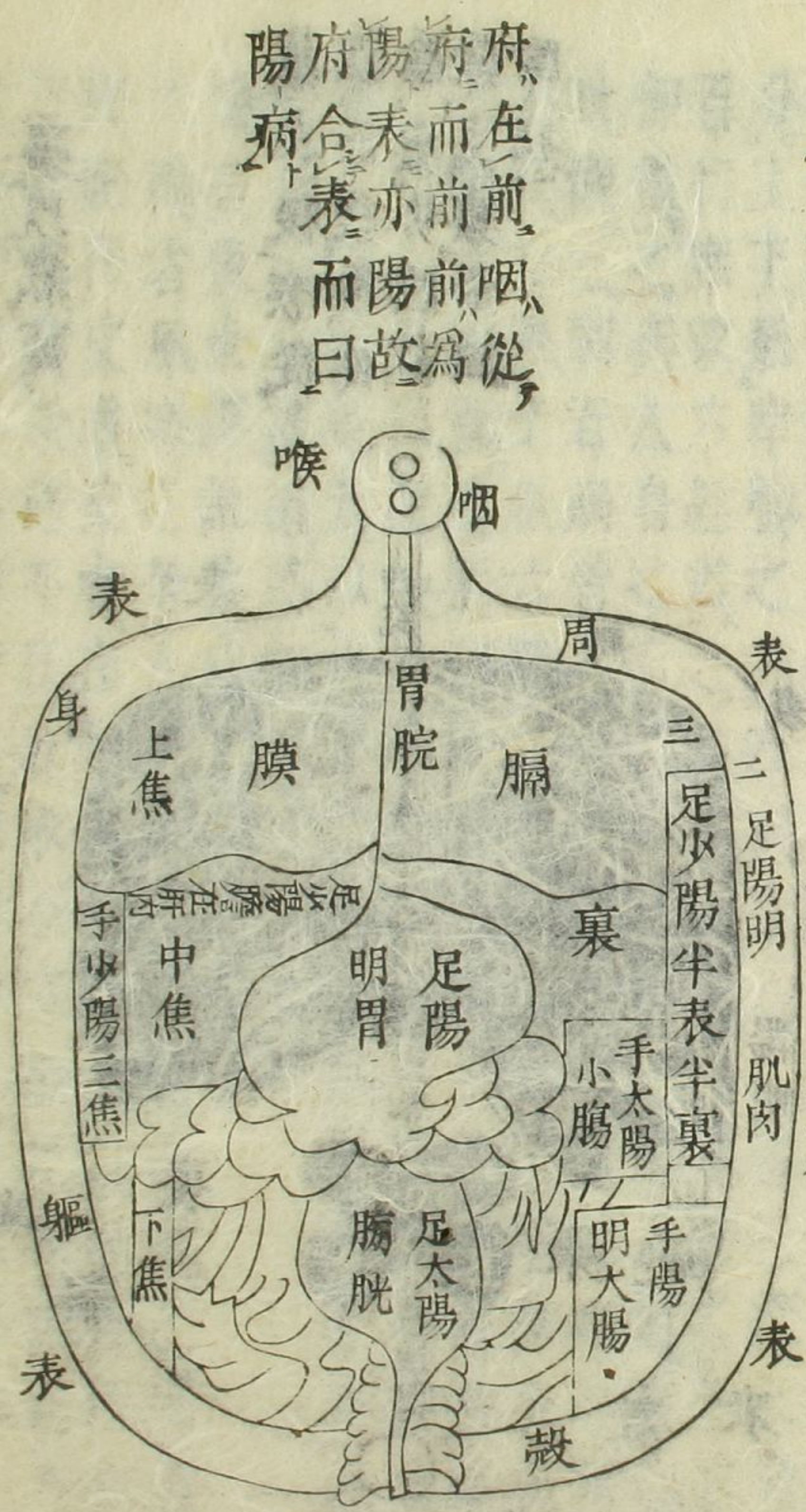
而語哉讀之者皆知其爲傷寒論也而不知其乃有所爲於傷寒而立論所論不啻傷寒而已也本艸素難之顯仁藏用者表表然無餘蘊矣所以法而世爲天下則方而世爲萬病祖乃至預有集斯道之大成而擅百世宗師之同歸者道不同而同出於天者理也理在人心無古今方隅之異也何則乃有不同是心不宗師斯而鈐提活人類證焉鈐提活人類證者出而斯道日茅塞矣繼素難



之往轍難乎其有人焉非天下之病是病者有所不幸而然邪何斯道之至於斯也嗟乎七篇不作楊墨之橫流不息也濂洛關閩之傳注不出堯舜孔子之道家殊而戶異也是故義利之辯圖象性命之問難其所以為不得已者易地則皆然也余何人斯而條辨哉蓋將以為後之有志仲景之堂室者級階梯之助云爾也 時 萬曆己丑春三月戊申朔新安方有執書

陽病在表自外而內之圖

表以軀殼言



府在前咽從  
府而前前為  
陽表亦陽故  
府合表而曰  
陽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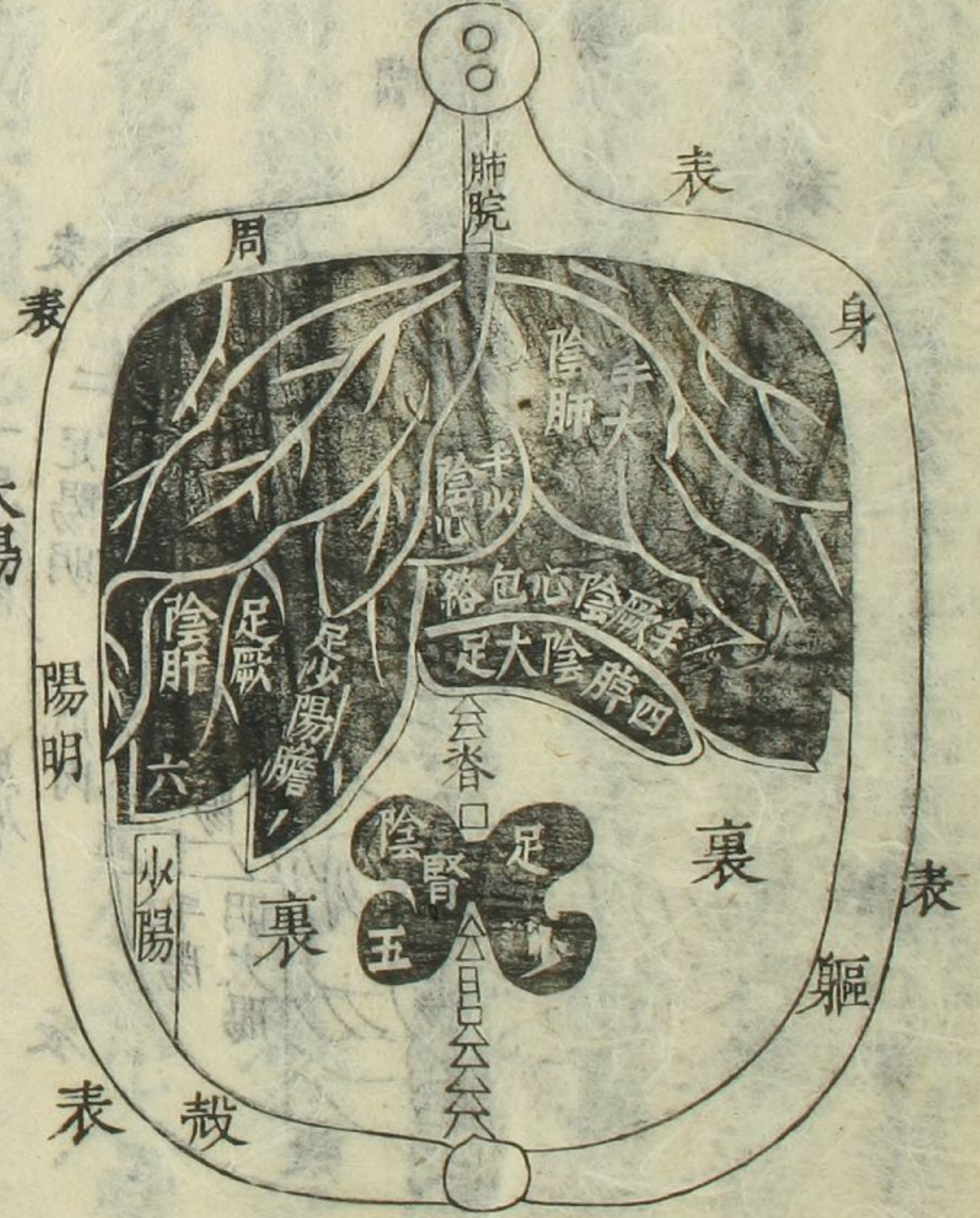


裏以藏言

藏、在後、喉從、  
藏、而後、後、為、  
陰、裏、亦、陰、故、  
藏、主、裏、而、曰、  
陰、病、

陰病在裏自下而上之圖

有說



圖說

經絡筋脈類皆十二配三陽三陰而總以六經  
 稱六經之經猶言部也部猶今六部之部手足之  
 六經上下猶宰職之列左右聖人之道三綱五常  
 分行庶政六經盡之矣天下之大事物之衆不一  
 部盡之矣人身之有百骸之多六經盡之矣經  
 此觀之則百病皆可得而原委而斯道之一貫  
 不在掌握乎但六經之於人身無所不該全在  
 人隨處理會靈樞曰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  
 之所生又曰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  
 下正謂此也若以六經之經斷然直作經絡之  
 經看則不盡道惑悞不可  
 勝言後世謬說益由乎此  
 太陽者風寒之著人人必皮膚當之當之則發  
 熱熱在皮膚皮膚在表表合太陽足膀胱經合  
 汗在榮衛榮衛亦在表表合太陽足膀胱經合  
 者何膀胱不與諸府通筋脈聯絡耳故曰孤府



開竅於前前者表陽之道故合也言太陽而不  
言膀胱經與皮膚者不待言而可知也然太陽  
猶有手小腸經安知所言非此乎小腸經不與  
皮膚合不合則不主病不主病則不足言不足  
內亦可知也

陽明者風寒之邪過皮膚而又進接皮膚者肌  
肉也亦曰肌肉而曰陽明者肌肉居五合之中  
為軀殼之正內與陽明足胃合也合謂何胃亦  
中為五藏六府之海合內外之正以正合正也  
故又曰正陽然則陽明雖有二經其手大腸經  
不與肌肉合不在言內而所言者為胃經可知  
也夫惟以正合正故始終任重風寒一至胃  
實則不復再傳而吉凶死生機焉有以哉  
少陽者邪過肌肉而又進則又到軀殼之內府  
藏之外所謂半表半裏者少陽足膽經之合也  
合者何膽不自立粘連於肝而不離與外不屬  
軀殼而不離軀殼內不屬府藏而不離府藏者

同道故合也然則不以膽與合言而以少陽  
者膽與合皆偏隅少陽統大綱其道備也夫以  
病起於表表外也外為陽故曰陽病陽病自外  
而內其漸如此過此則入內矣內而府藏府合  
表而應病不待言也藏主內內裏也裏為陰  
藏亦陰故曰陰病陰病者藏受病之謂也  
太陰脾也脾居中而陽事故次少陽而為三陰  
之先受少陰腎也厥陰肝也心肺何以不受哉  
靈樞曰心為人身之主不受外邪心受外邪  
人則死以不受外邪故位高而居上肺主出不  
受納故最高而極上二藏又不與外之三陽合  
且陰道逆其主下故肝雖近脾腎雖遠而居下  
腎及次脾受肝最後受故曰厥陰厥陰雖以兩陰  
交盡而得者有逆道也陰道自下而上逆固如  
此而三藏者與表二陽又合道天人一致之妙  
有如此夫此觀之病雖無量無有不歸一於  
三陽三陰者極此而推素問曰百病  
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至哉言也



表道自外而內裏道自下而上三陽三陰參經絡貫之於一以統而言之故於其漸也不曰進不曰入不曰行走而曰傳又曰轉借驛傳輪轉以用其義道本自然也後人不察只管懷空鑿如此傳如彼傳之妄謬天下有不歸一於三陽三陰之病乎嗚呼仲景歿六經熄病論不為不多也而皆曰醫者意也事物皆歸一於意矣尚何道可言哉

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者猶言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之次序也大要譬如計程如此立箇前程的期式約模耳非計日以限病之謂證見如經為診不可拘日拘經以胃病且如凡凡合併太陽未過已到陽明太少合併陽明位間乎所謂中間不然可乎此可以一日一經數乎可以一日二經三經言也又況一二入陽明不復再傳此可以拘日拘經數乎再經數向何處去也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聖人之道可以如此而求之哉故曰道在言外嗚呼仲景遠矣紙上摸影以

爭奇術巧者紛紛然矣安得心志存乎作德有至而不惑者吾與之共論言外之道而數此大約府低下腸根於陰而不離乎陰也胃當脾前廩水穀而應土其腕上通咽主內而不出道則病小腸次胃而受盛大腸次小腸而傳送穀道肛門其下口也二腸通胃而一道故承胃下出重濁以應地陽以行陰也膀胱無上口當腎前居關二腸之門泌別分清滲而為溺以出前竅水道莖垂其下口也膽在肝內而前向有入無出故稱實大勢藏高上陰根於陽而不離乎陽也肺總府藏而不華蓋其腕上通喉主出而不內誤內則必效不出不已心次肺而前向脾次心而中居肝次脾而左彈心肝同肺系故從肺上通輕清以應天陰以和陽也脾當胃後無出無入孤中而鼓胃茂胃實則脾約腎當膀胱後次脾而綴脊呂其中即人安生立命之門婦人花開蒂結娠妊於此後必腰痛瓜果成熟蒂脫而落故也脈



訣以右腎為命門非但有出無入故曰虛天生萬物人為最靈府陽藏陰緣得其正褚氏有言同化五穀故胃為脾府而脈從脾同氣通泄故大腸為肺府而脈從肺同主精血故膀胱為腎府而脈從腎同感交合故小腸為心府而脈從心同以脈為竅故膽為肝府而脈從肝如此則是以五府五藏言也以六府六藏言之素靈以心主配三焦脈訣以命門配三焦心主配者主經絡而言也命門配者主脈而言也各就所主而言雖不同其為用火用虛而所以言之意則一雖皆曰虛虛者大也嗚呼古之君子必求成德德成莫要於藝精藝精莫要於識病識病莫要於知脈知脈莫要於窮理斯理未明燮調難許欲愈眾疾罔云而已德可言哉

傷寒論條辨引

傳曰仲景者姓張氏名機仲景其字也南陽人

北見曹操以其川中醫有仲景為受業於同郡張

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

後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以宗族二百餘

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

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一篇證外合二百九十七法

一百一十三方其文辭簡古與雅古今治傷寒者

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為諸方之祖時人以為



扁鵲倉公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為醫聖夫扁鵲倉公神醫也神尚矣人以為無以加於仲景而稱仲景曰聖豈非以仲景之見諸事業載諸簡篇者皆表章天人股肱素難達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簡而易知易能非神奇怪異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是故稱聖焉賈太傅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語不虛矣然醫聖也書曰論何也論也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憤傷寒之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論病以辨明傷寒非謂

論傷寒之一病也其文經也其事則論其心則以為始事於戚乃不欲忘其初其多則惠我後人其意則又不欲以經自居易曰謙謙君子此之謂也吾故曰名雖曰論實則經也雖然若曰傷寒經殊乖矣必曰醫經稱情哉論之條自坊間行本法則平敷瀚布漫不可紀方則增補加減者獨遺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無補而闕一今以三百九十七者條隸六經各有綱紀統屬以相部領維之使有定序餘亦章句圈絕庶便初學易讀補方之闕者數亦合矣而證外之外又無謂疑外與列真草皆相似或傳寫之誤然人皆曰傷寒論也金匱序略曰傷寒卒病論卒讀倉卒之卒誠書之初名此其有據也但不知卒病二字漏落於何時俗尚苟簡承襲



久遠無從可證矣君  
子於此不能無憾焉

萬曆癸巳陽月之吉九山山人方有執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削傷寒例

成無已本舊有傷寒例一篇今削之存此以備後照

醫道之方論乃其書也致求其方法義例明甚  
何謂例如中風一也傷寒二也兼風寒俱有而  
中傷三也三病不同以皆同在太陽故皆發汗  
發汗云者非以例言乎何謂義如發中風之發  
發之以桂枝湯發傷寒之發發之以麻黃湯發  
兼風寒俱有而中傷之發發之以大青龍湯  
例發汗而三陽則不同非以其各有所宜之義  
乎然則方法者道之用也例者所以行其方法  
也義則其行而宜之謂是已哉其餘各屬悉  
相離一致之謂道也營此為然哉其餘各屬悉  
皆類此條自具在也夫成無已之注解不省義  
例原屬方法中法外又獨有傷寒之例豈仲景之  
寒而置諸各屬舍義而獨曰例者誰或曰叔和謂  
叔和者以其編述也編述論而出始則叔和之



於論誠功之首也乃若又爲此例則後之醫傷  
寒者不知通求各屬但務專擬於傷寒倣例而  
行仲景之道反愈晦而至今愈不明究其叛亂  
不由厄於此例以至如此乎以此言之則叔和  
者亦一罪之魁耳賢如叔和愚意其智不及爾  
也或曰無已謂無已者以其注解也此則近似  
何也已任注解則當精辨論之條目詳悉各屬  
本義以迪諸後不當復強苟且一槩徇已膠牯  
訓爲傷寒比之於例儼然一家口語以此擬已  
夫復何疑且例苟在已前亦當暴白其非不令  
得以迷誤繼述是也柰何情此不爲乃固爲尾  
之以阿順可乎律以春秋大義譬如專國政之  
趙卿以不討賊而直受弑君之惡罪不能辭已  
亦有也雖然事屬久遠理在難明必欲求其人  
以實之斯亦鑿矣僞不容有無之可也旣應無  
之削之是矣故从削

刻傷寒論條辨叙

傷寒論之書仲景氏統道垂教之遺經治病用藥  
大方大法之藝祖醫系繼開之要典有生之不可  
一日無仁孝之所不可不勉者也切緣遠世文章  
傳稱簡古奧雅矧旨多微隱而理趣幽玄惜承流  
匪入門牆莫覩鑿者紛紛注者諾諾蕪穢塵蒙致  
東諸高閣危如一綫有自來矣胡氏春秋傳曰聖  
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庸腐學經不知其義者之  
罪爾信哉言也嗚呼斯文如此遂至澆風競著正



學沈淪邪說橫流人心日惑以交際言則皆粉黛  
逢迎土苴然唯惟是是行成習久矣若之何不疾  
病顛連札天接迹嗚呼世途醫道尚可言哉余以  
身經弊難死幸重生因偶竊日觀瀾遠覺猛驚大  
意瞿然歎曰今日之幸何莫非天天之留我必有  
我意有意於我其在斯乎然則難也非難也警也  
警以事天入之道也盡天盡人盡在我爾我且致  
盡於斯或者其庶幾乎於是不揣愚陋改故卽新  
輸心委志游適涉遐新瞻風霜晨宵砥礪積以必

世憂勤僅克辨成斯錄於發揚經義之蘊奧雖不  
敢以彷彿言而探本溯源益有若自得其萬一於  
言表者亦不敢自欺也客有就觀者曰殺車截江  
自謂以爲珍重子孫計是何如邪應之曰弗如也  
槌網固奇貨可居得以計子孫私吾道也若謂可  
以爲其所欲爲則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孟以至周程張朱何樂而不爲邪蓋道本乎  
天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孔氏之有子思  
猶夏后氏之有啟天也故道非聖賢不世本州素



靈難經以來皆如此豈若貨之為貨可以必子孫  
 而世其居乎吾亦天吾之天以天人之天爾弗如  
 也然則天天將何如曰蘇子以天與我必我用我  
 知之不以告人為棄天輕用之為藝天是以汲汲  
 以于時篤於用也吾老矣不能篤不能干不能必  
 又不能忘情於蘇氏子之言若天未欲斯道之一  
 綫墜則必有全天心補天手者出嗚呼微斯人將  
 焉用斯吾將刻之刻之以待庶乎斯道之世其綿  
 有在其用有馮此固吾天天之初心也子將謂何

客曰善于是乎書歲月以先端乃刻  
 時

萬曆壬辰上元節日

歛之中山山中七十翁方有執白叙



瘞書叙

余以魯鈍於醫初未學也慨自連困兩番瘞內病  
皆起於中傷風寒遍求多醫治殊弗効致變俗謂  
虛怯竟墮不滿三十而短世前後若一兒女遭驚  
風歷殤者五厄苦慘痛悽悽無聊客遊淮楚值彼  
旱疫正熾適罹其災死信宿而重生重生者疫益  
素問熱病傷寒類也淮楚重治傷寒不輕用藥以  
故不藥而自死不藥而自生骨立而起起而髮膚  
悉更是豈偶然天也追思往事藥病之在道初以



求道於人卒不得見聞人之有道既而聽命於天  
乃幸荷天之慶人固不能策功於道以直全正命  
於人天則乃爾曲全於我然則天之所以不欲我  
死必欲再造我以重生者留我之意莫非試我以  
警將欲畀我以致用於斯乎我苟不能仰體以俛  
而知之則不得與善事乎天者同日而語矣於是  
念念集斯道之大成聖古今而祖方法者在仲景  
乃購求其遺書僅得其金匱之略傷寒之卒病論  
皆世所閣置塵穢之殘菸啟而讀之凜凜然驚心

駭目病歷多艱論皆顯仰顧念幸生既得於脫死  
之後後若舍此而外慕遠求則亦不可以爲能從  
事於求祥言矣庸是篤志專此銳力憤敏涉苦萬  
端鬢霜而後豁悟默契潛通其言外之緒趣悔恨  
曾前俗謂之虛怯寃屬論中壞病之謬訛慚不可  
及矣乃汲汲揚菸滌穢條辨其顛倒錯亂疏其複  
蝕重整成卷梓布有年以瘕向未齊同實則一書  
之一事何謂邪病起太陽證惟強耳強而汗汗而  
濕濕而寒寒而瘕寒瘕者世俗之口頭語中庸之



通言甚易知也且瘞因於多汗多汗因於血虛血  
虛惟兒家爲最以未充也新產婦人次之以在蓐  
也大人間有以方剛也老者得無以既衰也今之  
驚風驟是如此以此叅求亦甚易明也昧者不察  
又不識強瘞二字之名義更不省瘞因於瘞亂一  
見有強情懂鶻突便哆抽筋及至瘞作捉摸不著  
又妄誕著駭倉卒揣摩不來遂濫謬驚風誣詭名  
而奪瘞位汨沒天真冤命禍世害道釀厄因循至  
今千餘年矣我旣感天之警覺幸見天則克全子

命以嗣諸後得諸已矣若或隱忍坐視諸人箱口  
畏懦而不讜言則亦自負適所以爲違天自棄咎  
不反歸我乎懼此夏集是篇梓附條辨以報天命  
以申同倫以一體遐邇焉嗚呼是篇也書云乎哉  
我於書但好讀古人者耳我無書也曷敢直以書  
言錯也文云乎哉我無文也曷敢驟以文言非也  
然則謂何曰無謂也蓋欲希望由是將來冤斯可  
雪禍斯可熄道斯可明厄斯可解則庶乎盡已可  
言而回天有待抑以張諸後此遙爲鑿道造祆昏



時惑世含血噴天以自汚之龜鑑二五耳萬曆戊戌  
孟秋既望有執自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瘧書

新安 方有執集

素問曰諸瘧項強皆屬於濕

瘧音頸強上聲下皆倣此○諸猶凡也瘧廣韻風強病俗謂打寒禁是也項頸後也強筋脈牽強木勁而不和柔反切而不順從受病之經其經之筋皆然濕則下文是也

金匱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金匱瘧皆瘧叔和注瘧當作瘧今從之以便初學○太陽病傷寒論曰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是也發汗本傷寒之治法而中風之治亦在法中其例一也太多者汗法以微似為度苟至於水流滴而濕則過度而為太多也此舉傷寒而言雖不及中風與濕而中風與上文濕義具見言表可知矣致與下文變意同



千金曰太陽中風重感於寒濕則變瘧也

中音衆

寒濕者中風本自汗出出不已而至於如水流  
 瀉則與發之過多而濕濕而生寒其義一也上  
 條舉發汗包自汗而言此舉中風該傷寒而言  
 通前三條併而觀之文雖出於三家而風寒變  
 瘧之所以然者具見義則誠如互發學者最宜  
 精玩○瘧自素問以來其見於傷寒論者乃叔  
 和所述金匱之略也千金雖有此語未見其精  
 悉自此人能言瘧者雖醫字可稽近來鄉俗未聞  
 有中人能分曉者斯道之不明豈其遭瘧強亦未  
 見有如斯乎誠可歎惜愚以兩娶五出一女四男  
 皆殤於驚風遍觀兒醫之家驚風之論辭甚鄙  
 野大都未流之俚諺古無此等荒唐之說來歷  
 不明其詳不可考疑憾數年不能自釋既而偶  
 病傷寒死信宿而重生感天有所警也改故業  
 而致身仲景之門受讀金匱傷寒論憤力敏求

私淑其旨趣寤寐其神妙以病時多艱印證  
 書條自心融意會恍如鑑對夢醒若有默迪在  
 前難以告語人者見叔和瘧當作瘧之注憶病  
 初項強凡几之不能自勝念兒家口不能言之  
 自苦豈敢窺側測之所能喻及大悟驚風之謬  
 悉皆瘧語之訛因集諸瘧刷正警非別為次序  
 如今竊案以  
 俟照對云

金匱又曰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

治傷寒論無為難治三字

太陽者以太陽經所主之部屬皮膚言也皮膚  
 為一人一身之表表之為言外也風寒本天之二  
 氣於人身為外物故其中傷於人必自外而內  
 人之中傷之必皮膚先受起以病方在皮膚皮  
 膚屬太陽故曰太陽病蓋舉太綱而言始以見  
 周身之皮膚具病所包詳備辭簡而意周微哉



旨也後人不察如諸家紛紛爭以經絡之一線而歸訟豈不大謬發熱風寒之邪客於太陽與正交爭蒸而為熱也然病在太陽其脈必浮而細者重感寒濕變也○六經主病其各該所主之經絡部屬靈素自有章章明文道之原也凡病無有不屬六經者言病稱六經古意原來如此仲景為方法之祖祖是道也未流不究騁以小智妄鑿非端求其已私無過務為矜倚銜售媒藥名利而已非為道也識者鄙之適所以見其弄巧賣乖叛經誣道徒自取垢招尤則亦竟成何益來學賢能切宜省戒○太陽發熱具見上矣驚風論云治驚要識驚風痰熱四箇字又自飾云小兒血氣虛弱虛則生熱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夫既曰虛矣虛則無物無物如何生出熱來熱是何物如何又生得痰出來痰雖有形驚是著駭心之知覺神之感應耳無踪跡可尋也痰如何駭得人生出驚來驚於自已且無踪跡有何生出風來風雖

寓形於動搐是如何動六書無搐義不可稽熱既無一毫實可言只是生於虛起從頭一直虛到底畢竟仍是沒來由虛空不可稽之搐結證天下有此事理乎然則人雖虛弱驚駭不致卒生妄熱肢體雖動不屬無稽之搐但卒感風寒太陽必當發熱變則筋脈牽強必瘕可知以此言之驚之謬瘕之訛大端明矣想當慎驚謬論之初謬家多應未讀仲景之書未睹叔和之注見病若然一則不知瘕止於瘕一則不識強之名義只是必定箇驚駭以為應當膠固誣在兒家身上更不思病情正理致矣謬端厄道曠禍至死不寤流毒至今痛惜兒家口不能言含冤莫雪予甚哀之天既覺予以警予既覺之而致用如斯誠不得已也然虛之一字太抵弊在醫門其為不明久矣明而以正言者必也君子乎仲景以下惜乎予未見其人也嗚呼不亦可慨也夫



夫瘧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緊則為寒如弦直上下行申釋上文

脈經云瘧家其脈伏堅直上下

伏猶前沈細大意與上同蓋脈經乃叔和所述金匱乃仲景之書世謂叔和為仲景之徒以此觀之亦不為虛稱也

金匱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瘧

惡去聲下同○此以自中風而變者言風為陽而屬木木性曲直故曰柔謂和與也此與下文剛是反對驚風之慢此瘧之柔也○下皆金匱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凡凡然脈反沉遲此為瘧

括萸桂枝湯主之

凡音殊○其承上指太陽也證備言頭項強痛汗出惡風寒具見也身體強太陽陽明合也凡凡者頸項俱痛俯仰不能自如也此互上條而出治驚風之抽掣搖擗不識此強而溢謬也

括萸桂枝湯方

括萸根 三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艸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取微

似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稀粥發之

制度禁忌皆依桂枝湯法此桂枝湯加括萸根之六物也湯義見傷寒論蓋擅固表之能神解肌之奧括萸根消渴而生



津導濕以徹熱肌表解而濕熱徹強不待疏而疏自至矣

太陽病其證備或惡熱項背強手足拘攣者瘕也

桂枝葛根湯主之

此以太陽初交陽明言病在太陽則惡風寒交陽明則反惡熱太陽之熱翕翕陽明之熱蒸蒸拘攣拘束而蹇攣也庸俗不識強之所以為瘕者徂於俚諺而文理字義之不明也

桂枝葛根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葛根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六味以水九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

三升服如上法

內音納

此亦桂枝加葛根之六物也葛根者陽明經之藥也以太陽初交陽明故用桂枝以加葛根經絡明而藥物對理意至而功效奏矣

太陽病發熱無汗而反惡寒者名曰剛瘕

此以自傷寒而變者言寒為陰而屬水水寒則水故曰剛堅勁也與上系對舉而互發以見陰陽二義彼此兩相反而寓戒謹致勿誤之意學者不可不知然無汗不濕不濕何瘕曰太陽強已微而內隱矣瘕則強之發而外著耳驚風之急此剛之訛也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利少氣上衝胃口噤不得語

欲作剛瘕葛根湯主之



上二聲○小便少氣上衝胃寒飲湧逆也口為脾之竅而胃脈夾口環唇噤脾虛胃寒而寒栗也欲作待作未作之意此亦互上條而出治夾音協

###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二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咬咀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一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麻黃散太陽之表葛根解陽明之肌桂枝主營衛之和則強自釋而瘕自定矣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瘕病也

傷寒論病下無者字目下有脈字卒讀倉卒之卒反音板○身熱陽明主肌肉也足寒陽明不下也頸屬陽明項屬太陽急者強之甚時謂不常也三陽聚於頭面熱陰不上也赤表未解也太陽之脈夾脊循背反張者不柔和不順從牽強益甚也此蓋以瘕之具證言亦風寒俱中傷之致變與凡久而至於劇者為然耳○反張灼然在背驚風遠謬角弓則是忘其背而不知有其身知逐物而不知有道夫如是安得不鑿空而濫謬乎

瘕為病胃滿口噤臥不著席脚攣急必齧齒可與



### 大承氣湯

斷音械。○胃滿即氣上衝，胃之互文，臥不著席亦反張之互詞也。脚攣急，脾陰主四支而胃陽為之合陰陽不相順接而厥逆也。必定然之詞。斷者齒上下相抵之謂，蓋胃寒變熱，胃家實熱甚而不和也。○此謂斷齒驚風，乃諺咬牙天生牙咬物何物能咬牙哉。鄙俚不經無足道也。且兒醫之家於豆既以咬牙為寒顫，乃又援以為驚使之然，豈不自相矛盾乎。

###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酒洗

厚朴 半斤去粗皮炙

枳實 五枚炙

芒硝 三合

○本經無芒硝，疑杜誤。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

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利，止後服。

陽明主胃，胃廩水穀為五藏六府之海，百骸藉養於斯，而人之吉凶死生係焉。故病凡入陽明而胃不和，則無論輕重皆當先以和胃為要務。承氣者和胃藥也，胃凡不和以此和之，皆得愈。故古今通行和胃皆以之。世固有懼其大黃毒而不敢行者，殊不知本草大黃無毒而藥道之論良毒亦不在此。蓋謂對病為良，苟不對病雖良亦毒也。然藥不自對對之者，醫主藥而不主對醫云乎哉。近時俗習爭言藥而不言對，夫藥無非物也，用之於病之謂藥，對不言矣。其如病何，其如習尚何，謂道不在厄。吾不敢允也，意可慨也已。

問曰：新產婦人有二病，一者病瘕，二者病鬱，胃三



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瘕去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冒其脈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

三病雖殊其為血虛則一所以併為設一問答而同出方見傷寒論

主之

此結上文三病而言以致慎餘之意○方見前○想設問答之意其亦有所為而然與且以瘕言之如今時之人絕無言此病者而言產後驚風者則紛紛然何哉只緣瘕在亂亡人皆不識瘕名又不識強字之義所以妄認筋脈牽強為抽筋而謾謂抽掣搐搦之謬夫以驚誣諸兒家兒家幼癡不能言誠難審理乃又以誣婦人而曰產後驚風婦人者以產育為任者也既產矣兒女在抱矣方幸慶慰天下皆稱賀喜喜不自勝矣何驚邪婦人雖愚懦不似兒家無知識也病難惑亂不似兒家不能言也瘕必作較當其較時有虛已詳細以審問之心誠求之無有不得其情者審得被駭則驚不為誣不駭則瘕明而斯案定矣夫何難哉惜乎人固逞已傲物不屈如此耳雖然苟或如此而不詳細則又不可



夫風病下之則瘳復發汗必拘急

風必自汗表固虛矣下則又虛其裏所以瘳也仍復發汗以夏虛其表是謂重亡津液拘急者強益甚也

瘳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瘳

血熱則生瘳身疼痛者血澀不利乖而不和也汗者血之液發而迫使之出則血愈乖而愈不和傷之矣故亦致瘳也

傷寒頭痛翁翁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者

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饑發汗則致瘳身強難以

屈伸熏之則發黃不得小便灸則發欬唾

形象中風與傷寒論第九篇病如桂枝證異文

同旨而互發故曰常微汗出

已上三條皆通前申致丁寧戒謹之意

察成藏諸金滕以待越明年生今男三歲亦病

驚風時值外出家人促歸困頓已二日啟騰照

案斯對矣効斯驗矣嗣後慎斯法由斯道而行

行皆若是周旋四十餘年於斯矣坦坦如也今

老矣男有孫矣顧念天之所以與我不敢棄天

條辨傷寒論時欲附此語瀝瀝獨篇中以彼此

詳略不同未之及也茲以不敢忘宿念痛斯民

斯道困於厄而不敢忍故訂案具書以申請

當道君子詳允施行庶幾將來幸輔撥瘳以再

其禍亂正驚而反其風土底績平成風土平成



塵書或問

問兒醫之家驚風之論其說何如曰擊說耳鑿  
 謂何曰此論乃鑿虛而起從頭至尾句句皆是  
 生出來的話說理之所無不可替也請申之其  
 言曰治驚要識驚風痰熱四箇字大意如此故  
 其又自飾曰小兒血氣虛弱虛則生熱熱盛生  
 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殊不知血氣  
 之在人身虛莫虛於有生之初初生雖虛未聞  
 即此便有生熱之說繼之以乳哺而不熱者乳  
 血氣物也故資於乳哺而血氣生生而齒生生  
 之徵也試可飲食而不熱繼之以飲食之養資  
 於養而血氣充齒更髮長天癸至充之徵也三  
 十而壯充而實也四十而強實而盛也物盛必  
 衰故五十則反衰七七而老此固人血氣虛實  
 盛衰之自然不待安排至當不易之正理外此  
 而言虛道實亂斯生矣夫虛則純而無邪無邪  
 則異稟無自而端故自然而熱如此謂虛則生  
 熱有此理乎以熱盛生痰言之痰之為物與血



氣俱靜則為養動則為病三者一也不偏有無  
 與生俱生無時無有褚澄有言血枯死氣絕死  
 痰盡死謂痰可治而能使之無不知死也謂生  
 於熱熱無形痰有質有質生於無形亦無此理  
 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為何物而謂生於驚驚  
 為何物而謂生於痰邪人當定而安靜則不驚  
 必有事焉驟聞惡聲卒見怪狀則惕然猛驚必  
 然自失益見聞者感也驚應也所以感而應者  
 心之知覺神之虛靈無踪跡可尋也驚於自  
 且無踪跡可尋而謂生於痰又能生得出風來  
 理安在哉詳觀三者皆謂由盛而生熱則摸不  
 著事故乃反駕說生於虛自相矛盾言若此  
 不知生不知死而謂知醫可乎風盛發搐搐不  
 出於六書六書無文義不可考而又蔓延抽掣  
 與搦抽即掣也掣亦抽也物在器中拔而出之  
 抽掣之謂也故世有抽鐵掣鐵之說國有抽分  
 掣鹽之法人之破體頂天立地病何如而何抽  
 何掣乎搦是讎而按杜之之謂故械有讎衆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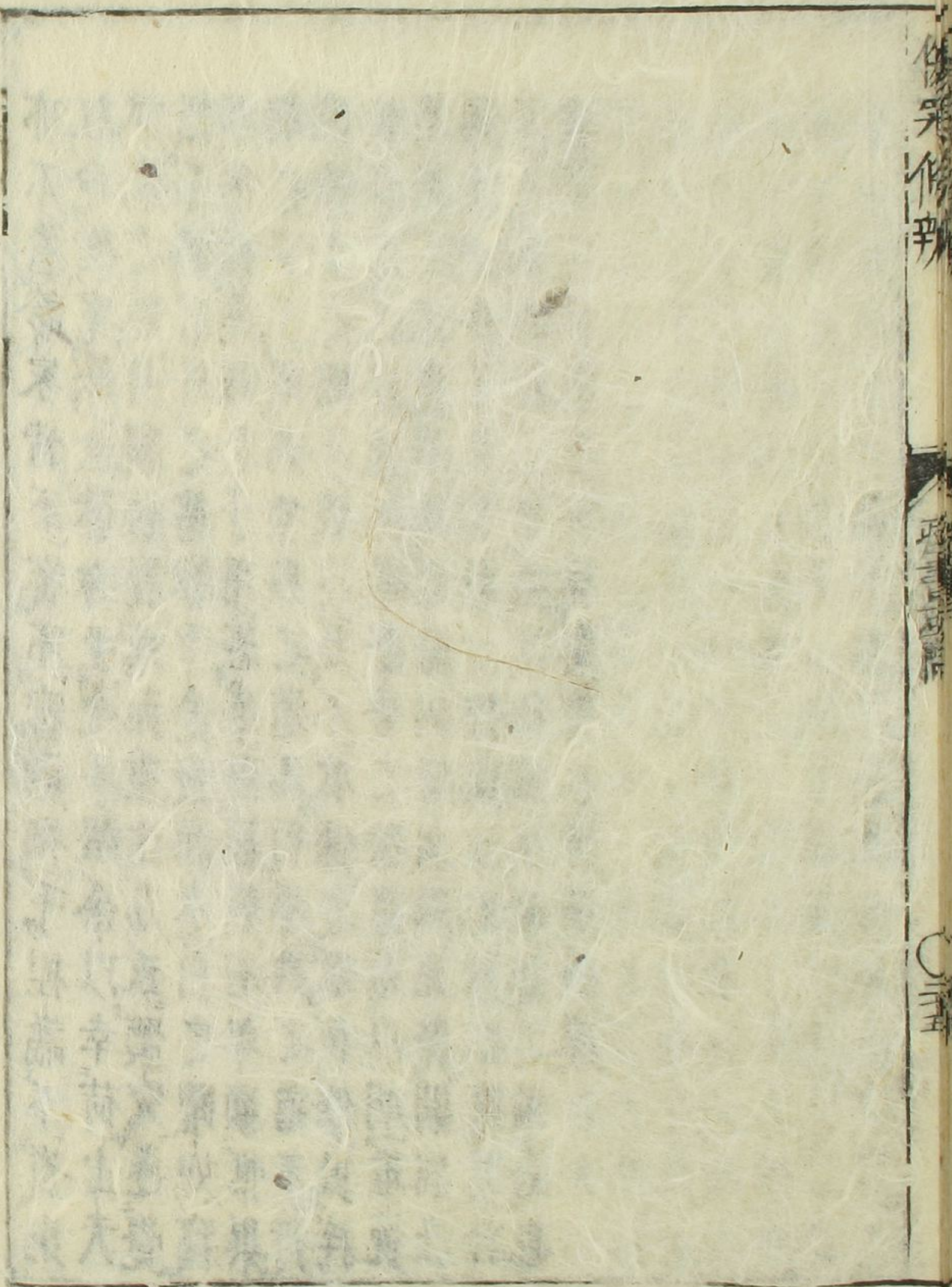
有弱戰人至治所見讎衆則畏而不敢犯致  
 至敵陣見搦戰則持而不能騁其義一也戒嚴  
 防閑之謂耳不在動作上言何病而人之身搦  
 何邪以此言之此論之無稽如此不謂之鑿將  
 謂之何然則熱者何曰外人之病必起於太陽  
 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  
 下項夾脊抵腰中故病在太陽則其經之筋脈  
 皆牽強而疼痛邪正交爭則發熱熱而自汗或  
 發汗汗出過多則濕濕則寒寒則瘧也所謂強  
 痛者證則內隱事屬病者自省耳診家不審則  
 未易覺察兒家無言察覺尤難幽莽忽略則誤  
 在此矣驚風之異不端於此乎迨夫頭搖手動  
 乃瘳而外著也識見不真則抽掣之祇不造於  
 此乎卒口噤腳攣急瘳著而甚也目和心亂則  
 搐搦之怪不罔兩於此乎背反張瘳甚而危殆  
 也指鹿為馬則角弓之木底月不倒影於斯乎  
 孰知強者瘳之機瘳者強之劇瘳在廣韻注風  
 強病強在六書彊之省文居良切則平聲弓有



力也故从弓从彙聲也又彙界也溷兩切則上  
 聲木勁而不和柔反幼而不順從也又弓之反  
 幼而張也強聲音義如此太陽病之證亦如此  
 仲景用之誠如此本始於素問淵源固如此千  
 金略之而未詳道猶垂於一線綿如此金匱言  
 背而不言角弓病不在弓而弓義具皆慨然蓋  
 於不言中所言皆指見在之實無論男婦大小  
 之言道本一視同仁可推此則仲景之所以仲  
 景也嗚呼仲景歿聲亡於世而此義不明此義  
 不明而斯道晦斯道晦而驚風之亂起而  
 兒家之禍興禍興而角弓之術售角弓一不是  
 人身二不病此病三又不在目前抽掣搐搦事  
 理皆不可求論之鑿不安何啻矣哉不官乎醫  
 婦人者皆以羣首鑿以習鑿而產後驚風之藥  
 突不順非而效尤顯行而索途何此屬易知易  
 明而亦不審不察非後人之所以後人歟然則  
 大人亦有此病否曰中傷風寒為病一也有無  
 視汗多寡不均耳不可以無言在大人則病者

亦不省診家皆不審不審則袖手捏謫不省則  
 枉命銜冤舉世昧昧至今不醒余以幸荷上天  
 試病之感身親經歷死而重生力致體究遂覺  
 悟素匱言外之緒融千金發而未白之躍如竊  
 案候對兆報已子用經成效歷履有年顧惟異  
 端之害不關則墳典之道不行墳典之道不行  
 則積昏之闇不曉以是道不行墳典之道不行  
 告多方上以盡祈副蒼蒼之特意苟以期維輓  
 治治之沉昏庶幾同心同好同歸正覺則同在  
 同聚安知不至同際一休徵乎雖以鄙野質朴  
 不文然扣鐘求聲益出於端本澄源之願心也  
 重胡三古則在仰望賢智仁孝於將來





瘧書跋

書以載道載而不醇則反害書乎哉醫家之書  
 自本艸素靈難經以至傷寒論方法具而體用  
 備書少而義精道之原也未流紛紛汗牛充棟  
 多遂橫少遂塞以橫之牽矯蹈附獵名媒利適  
 所以成蠅蠹稜氛而言之醇乎哉蓋不過徒為  
 鑿鑿擾擾道愈昏而世愈惑雖多亦奚以為醫  
 道與儒道通夫何讀儒家書二年則必有魁天  
 下而名世之儒出讀醫書雖經世計未復見有



醫之能良者出於其間爲何如人爲儒難邪醫  
難邪世固有小視夫醫而以易易言者蓋亦未  
之思而云然爾愚於儒且憚不能今乃醫何也  
天旣倏然以醫之道勉我我雖不敏不敢不勉  
也苟欲勉則凡在爲道皆不可不勉而後庶乎  
可以能勉言是故瘞有道帝伯仲景道之矣後  
人不道也而又反以驚風之妄謬害之禍世厄  
道不爲不久矣此其醫之所以難也歟誠有所  
不能忍見者故敢申明其道而復書之以與知

我者同從事於勉焉瘞書之謂也

萬曆己亥正月八日九龍山人方有執自跋



傷寒論條辨跋  
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  
無法方法具備惟仲景此書然則此書者盡斯道  
體用之全得聖人之經而時出者也後有作者終  
莫能比德焉是故繼往開來莫善於此愚自受讀  
以來沉潛涵泳反復紬繹竊怪簡篇條冊顛倒錯  
亂殊甚蓋編始雖繇於叔和而源流已遠中間時  
異世殊不無蠹殘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而注  
家則置弗理會但徒依文順釋譬如童蒙受教於

傷寒論條辨跋

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  
無法方法具備惟仲景此書然則此書者盡斯道  
體用之全得聖人之經而時出者也後有作者終  
莫能比德焉是故繼往開來莫善於此愚自受讀  
以來沉潛涵泳反復紬繹竊怪簡篇條冊顛倒錯  
亂殊甚蓋編始雖繇於叔和而源流已遠中間時  
異世殊不無蠹殘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而注  
家則置弗理會但徒依文順釋譬如童蒙受教於



師惟解隨聲傳誦一毫意義情不關心至歷扞格  
聲牙則又掇拾假借以牽合卽其負前修以誤後  
進則其禍斯時與害往日者不待言也所謂舟一  
也操之而善則有利濟之功不善則不惟適足以  
殺人而反併已亦淪胥以自溺者猶是也是故君  
子慎術不亦可懼也夫於是不憚險遙多方博訪  
廣益見聞慮積久長晚忽豁悟乃出所日得重考  
修輯屬州於萬曆壬午成於去歲己丑借書騰脫  
方幸字得頗佳而校討點畫則又率多訛謬自慨

今年七十一矣不免強壯眊昏力楛託梓復客留  
後凡若干萬言移較若干條考訂若干字曰傷寒  
論者仲景氏之遺書也條辨者正叔和故方法而  
條遺之之謂也嗚呼仲景聖當時而祖百代其神  
功妙用聞而不可得見所可見者僅存是書泝是  
書以求其道繇其道以纘其宗亦惟係乎人之心  
志用不用何如耳今也以生乎千五百年之下而  
欲淵源千五百年上人之遺言鍵發其神妙以懋  
率由豈可以容易言哉然時世雖殊人心則一不



傷寒論條辨後序  
一者事至一者道誠能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則道在是也道得則仲景得矣尚何時世之間可以一言邪是故具述其本末粗陳大義俟諸來哲大家精詳允期斯道協陟重明以之修已治人進之拱

盛順化念茲在茲施於有政庶幾將來雖或時災平循通輒克綏正命則仲景在我而聖賢之宗風不墜是非吾人顧念天之所以與我而我當求盡其所以體之全之之一事邪他固非愚之所可豫

傷寒論條辨後序

傷寒論者仲景氏辨傷寒而論之之謂也傷寒何爲而辨論也亂傷寒者中風併中風寒雜傷寒者濕病風溫霍亂本氣自病與凡瘕濕暍皆與傷寒相涉於疑故一一條辨而例論之然後各皆始得分曉而不惑此傷寒論之所以作也然諸病之所以有待於條辨例論而後各皆始得分曉而不惑者以皆統於六經也六經各一經絡藏府惟太陽獨多始病榮衛之兩途諸病論經論經者經辨而



傷寒傳病  
後序  
病明也傷寒與中風則於論經之中喫緊關係嚴  
辨又在太陽之榮衛蓋風則病衛寒則病榮風寒  
俱有則榮衛皆受而俱病太陽一也榮衛二而病  
則三焉此太陽所以分當嚴辨而與餘經不同也  
過太陽陽明以下辨論乃得各歸於經所以自微  
而著自少而多賸徒法而以方法具備者計之籌  
其條目法則迤邐已三百九十七方則因仍已一  
百一十二然而法中乃有一則曰知犯何逆隨證  
治之之條二則曰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之曰法言

若是豈非以其絲辨縷論積多若是猶不足以盡  
風寒之所欲言論之謂邪噫仲景氏所以作論之心  
於此可以想見其萬一於言語文字之外矣曾謂  
非辨非論顧可以清雜亂而正傷寒之名實乎不  
能也是故傷寒不可以作經而但可以作論者其  
意不在此歟名雖曰論實則經也說者謂醫家之  
有此書猶儒家之有語孟蓋以其渾融該博曲盡  
精微恢恢乎足以股肱素難而為斯道之日星信  
矣然其舉綱振目經綸闡闢首尾條貫脈絡分明



近則可以言彷彿學庸遠則可以議屬比春秋而  
法象乎易說者遺之似亦未可以言其全知此書  
之純粹也嗟惟文字去古未遠辭簡義奧讀而道  
其道者要皆不過模形範影踪跡湯丸錯擇名利  
以求擊枘於旨瞽之餘譬之樂師習○、夕匕以  
治鐘鼓琴瑟節奏雖工求其所謂正六律諧五音  
通八風而能與天地同和者難言也叔和類集而  
編次之各為一篇獨於太陽分而為三一一以辨  
標其篇目夫既以辨標其篇目則論歸重於辨叔

和已得之矣既分太陽為三篇則太陽一經歸重  
於三辨叔和已明之矣自今觀之各篇之中不合  
於辨者歷歷可指也而太陽三篇尤溷溷然無辨  
於三也似此編次徒賴叔和之名存豈復叔和之  
實在哉心繇後之輕浮有如類證之輩者不諳論  
義不會辨意騁以卑陋計圖剽竊務為欺術紛更  
錯亂顛倒變易法則斷股離肢方則哀多益寡將  
謂不如此不足以動衆惟徇私已因解悞人然冠  
履倒置望者必駭薰蕕同熱嗅者必憎或出重輯



亦未可知是以匡郭縱完而體骨終失遂使晚見  
狐疑卒致非全書之謬雖專醫之門咸置之而不  
讀夫以此書為非仲景氏之全書置而不讀彼業  
不在醫無足怪也以業既在醫亦視為非全書而  
不讀則其為醫也可得謂之全醫乎何不思之甚  
也於是斯文湮沒至道蕪蕪民膺斯疾幸邪不邪  
不敢必也竊為此懼跋履山川冒蒙荆棘崎嶇南  
北東抵齊魯西涉川陝委志從正以趣明師期還  
叔和之故以通仲景之源風霜二十餘年顏黻鬚

雪神其默迪一旦豁然徵之道途足成小試倦老  
思休歸田閉閣考衆本之殊同返離異而訂正一  
師友之授傳竊僭負為此集八經寒暑藁脫七騰  
溪慚蛙吹玷荷驥附雖不足以合叔和之雅調而  
宣仲景氏之遺音至於溯流窮源欲伸長○、勺  
匕而擬望六律正五音諧八風通天地和同底民  
物於康阜以上際  
唐虞之盛之心所以延頸企踵於任斯道之君子  
者未嘗有一息之不然此其所以寧負僭竊而不



敢逃也謹書揭簡以告同志云

辛卯冬日長至歛靈山方有執書于溪南無逸所

古人云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述  
之者醫道亦然今若此書漢張  
長沙發之於前作傷寒卒病論  
其方足以為萬世灑而後人莫  
能越其矩度矣隱居先生所謂  
為衆方祖者也至晉王大醫令



重編次此書而文義尚差跌故  
註者相踵論着殆數十家而若  
龍山方中行之條辨簡而通決  
而明繼往聖而函來學者彼所  
謂繼述之者而實醫途之輿梁  
也今有款鐫板以廣其傳者享

保丁酉九月望俾大炊周迪為  
之跋云







